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卷第二

國初三都

洪武元年八月

詔以大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南京既立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有司次第舉行三年改臨濠府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築新城在臨濠府舊城西二十里於新城内營皇城皇城内有萬歲山南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

宗廟太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順

長春長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第於洪武門外立圓丘於左甲第門外立方丘與南北二京爲三都其後北京罷不建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爲鳳陽徙府治于新城即舊會同館爲之賜名鳳陽府者以在鳳凰山之陽也迨永樂中建北京于燕竟成

聖祖之志而三都備矣昔漢光武以南陽舊宅爲南都故張衡作三賦西京東京南都是也近世李學士時勉陳侍講敬宗皆作北京賦而南京中都反不之及豈所以闡揚洪業昭示萬世者與後有作

者追蹤周雅歌詠岐周豐鎬之義雖賦三都可也

中都閱武

蜀獻王諱椿

高皇帝第十一子也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內典

上所鍾愛既封呼爲蜀秀才洪武十八年冬十月

命王閱武于中都長史太原王仲禮等隨侍蓋中都

乃

上故鄉寔 龍興重地也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

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儒生探賾經史商確異同

沉潛玩味殆忘寢食時翰林編修李叔荆掌中都

國子監事大被親寵明年揭忠孝爲藩四大字以
自警又明年四月召詩文名僧來復與之講論因
諭作四箴以自警曰正心曰觀道曰崇本曰敬賢
來復爲之箴焉又明年戊辰春建寶訓堂于殿之
西尊奉祖訓錄于中先代帝王大經大典咸列于
左亦令來復記之會叔荆被　命與前編修致仕
蘇伯衡爲會試主考伯衡告歸金華
王召之至中都入見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
文殆無虛日且又勸學延師給以廪食教育邑衛
百官子弟之俊秀者俾咨有成立　上聞而益愛

之二十二年己巳春　遣使召還其年遂之國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有蒲庵集國子祭酒李鴻漸
司業劉丞直皆求爲記師儒且然其重名可知矣

朝會紀事

北平劉憲副崧自紀朝會事云洪武六年秋予承
乏副北平憲迨九年閏九月幸及一考以十一月
赴覲明年正月至　京則　朝廷更制內外官率
九年爲任又聞有
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予以留滯道次
弗知也是月十有一日予猶所書事蹟赴考功監

投進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則殿廷儀禮司正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啓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菘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邇宜令聽候者　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會同館凡四十有

九人其始至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
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齋同焉前期儀禮司正戒
各道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
衆各常服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
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
陳寧皆先入文武百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
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
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而中使趣召知
上已陞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歷西階折而
東行遥望見金剌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面北位

乃循殿廷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立最在前者廉使一人次則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其後奉天殿新成土木蹤樸未甃飾也
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葦席焉
天顏清怡玉音暢亮宣諭丁寧繼以戒敕特命戶部尚書偰斯以官段四表裏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剴切云宣諭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爲三月朔旦司正具戒入辭衆復具

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之前墀
上既升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退由奉
天門未竟有　旨召復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禮
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
仍羣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　上厭之
乃徐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等
且遝至乃直南趨出奉天門度金水橋又趨午門
以出至御街中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
儀仗嚴肅特甚衆俛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為
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

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爲奉職矣是日　聖訓諄復視前日尤嚴切焉拜辭禮畢　上將起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且偕來　上既入乃自東戺以登于觀　上遂入坐南殿群臣登自西戺遂列憩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云有　旨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

司正奏按察司官謝賜膳　勑免謝乃退詣中書
省及府臺以次辭謝而出又明日賫兵部符驗出
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起船以歸寔是月之四日
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平追録前所會憲官
之爵里姓字爲一帙以識好會也
聖祖之親近外臺戒敕諄至如此天下安得不治然
禮制近古逈與今異故録之以備考云
西域曆書
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
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

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

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
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
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爲最密元之季
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
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
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
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
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

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曆書與當竢知者攷諸

國子試魁

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塲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爲魁且中者居半九月

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自此科舉日重非由此進者不至大用矣次年乙丑

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官取中

式四百七十二人黄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皆監生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新解首自餘監生前列者多　上喜甚陞善為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囘辭乞教諭俸許之及　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鐵釘掇白絲數縷悠颺日下覺以語左右莫知其為何祥及拆狀元卷乃花綸也　上嫌其不叶夢取第二人為首已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相符遂擢為狀元顯時年二十八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脩撰而第二甲馬京齊麟為編脩吳文及三

甲蔡福南爲檢討子澄抑置三甲與顧觀爲翰林庶吉士久之子澄亦授脩撰云或傳童謠曰黃練花花練黃　上惡其語以綸及子澄年少高科故抑之也顯字彥偉建陽人德業文章無聞焉嘗得其題蘭窓詩云公子善居室猗蘭蔚東窓素榮浥輕露冷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臨沅湘豈不艷桃李懿茲王者香况逢同心友結佩森翱翔嘉名既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尚無忘顯後獲譴歸終於脩撰而綸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不令終云

聖旨立坊

洪武戊辰會試以蘇伯衡及李叔荆為考試官得京闈新解首施顯為第一人謂傳臚必復叶上前夢矣及取狀元乃監生任亨泰也聖祖寵遇特隆有　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也亨泰襄陽人為修撰每召建議即　賜手詔書曰襄陽任而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尚書奉使交趾後左遷監察御史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杲日初升萬木低畫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

憂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兩魁天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二月天下貢士會試者六百六十有奇中式者許觀貴池人監生書張徽絳州人監生易蔡禎嘉定州人監生詩王羽杭州府學生春秋胡泰南昌縣人監生書林惟和晉江縣學生易陳裕寧波府學生詩賀守貞攸縣學生書董恭禮鄞縣學生易龍子鈞吉安府學生詩李謙兖州府學生春秋江雅餘干縣學生禮記葉林蕭山縣學生書李士昌定州人監生易李容同安縣學

生詩李儀鄒平縣人監生書何淵瓊州府學生易
楊璧海陽縣人監生書吳言信邵武縣人抄鈔局
副使詩張顯宗寧化縣人監生春秋陳觀永福縣
學生易丁仁東平州人監生詩林義莆田縣學生
書張廣揚德慶州人監生易陳伯顏衢州府學生
詩李本寧晉縣學生書徐遜杭州府學生易賈閔
崇德縣學生詩王觀錢塘縣學生春秋趙良淇縣
學生禮記凡三十一人蓋二十而取一也入對
大廷觀復第一　國朝兩魁天下者自觀始時年二
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　上以連科狀

元皆出太學召祭酒宋訥面質諭焉水東日記謂

顯宗爲狀元非也自乙丑以來進士多有爲縣丞

者是年登科絕少

上乃擢下第舉人張孟鏞等俱授主事蓋 特恩也

襯後復姓黃其官至少宗伯死於靖難其妻翁氏夫

人暨二女亦死節云可謂不負魁名矣惜製作散

逸世傳其酬張隱君詩云漫扯華什咀餘甘欲報

瓊瑤愧不堪一自返舟畱邑後幾回飛夢石湖南

鶯花敢續春吟句燈火空陪入夜酣茶氣拂簾清

晝午想應賓主正高談氣骨不類其爲人蓋膺本

也

海定波寧

鄞人節仲友以能詩名洪武中徵至京師獻詩稱旨得備顧問因言本府名明州與 國號同請上易之 上徐思曰汝言是也復詢仲友山川讖緯之詳仲友對曰昌國縣舟山之下舊有狀元橋蓋讖言故云而童謠謂狀元出定海此最爲異以臣觀之二邑素無顯異材豈將有待邪 上聞定海之名喜曰海定則波寧是宜改名寧波時洪武十四年也迄二十年省昌國併入定海二十七年縣

人張信東應其讖蓋信即昌國在城人也信既狀元及第自修撰進侍讀時　韓王安于靖江王以幼小俱在文淵閣講學偶與右賛善王俊華司憲及韓安二府長史黄章同坐觀杜詩絶句云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章舉以爲問俊華曰此蓋傷唐室衰微有所爲而作觀其無題可見矣信曰是時與貞觀之風大異宜有此詩已而諸王至言奉　旨各寫古詩一首呈覽信即以此詩與韓王寫去　御覽大怒韓王曰張信教兒寫耳　上由是惡之二十九年二月同

編修戴彝謄　勑諭女戶百戶蕭進呈奏　旨增二語信遂文淵閣寫成仍舊弗增彝勸信改易不從謂曰事涉欺罔禍可既乎三十年三月坐覆閱會試落卷以不堪文字奏進與章等同誅而彝獲免云按是科學士劉三吾爲會試考官取會元彭德陝西鳳翔人與兵部主事齊德並改名泰而信及第之下有眞寧景清奏化戴德彝德彝亦去德止名彝奏　上命也烏虖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信之掇禍如此豈足以貫山川應謹譏也哉

丁丑再試

洪武丁丑會試考試官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寶
坻白信稻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
登第者入對 大廷 賜進士及第閩縣陳郊為
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諤又次之被黜落者
咸以為言 上大怒下 詔命儒臣再考下第卷
中擢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定海張信
侍講奉化戴彝春坊右贊善寧海王俊華平度司
憲右司直郎永嘉張謙司經局校書瑞安嚴叔載
正字樂安董貫一府 長史惠安黃章韓府紀善無
錫周衡靖江府紀善 吉水蕭揖及陳郊等首甲三

人受　命人各閱十卷或闕三吾與信稽至其所
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益怒章進一卷答君
臣同遊策有曰貴而在上者君也賤而在下者臣
也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載進易義有曰一氣交
而歲功成　上曰君臣同遊本爲君明臣良以成
千載一時之盛今言貴賤正譏如今臣下犯罪不
復寛容矣陰陽必二氣乃交感今曰一氣交則獨
陽不生孤陰不成誠爲悖理於是取六十一人
殿試再　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首六月辛巳朔
也先是丙子春　上命翰林院官三吾及張信等

詹事府官司憲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及黄章等編纂歷代帝王凡三百君除伏羲至帝嚳世遠史不詳載自帝堯至元順帝三千七百餘年行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提其精要列註各君之下一覽事跡粲然易曉至是年四月撰述漢武帝以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詣郡邸獄罪無輕重皆殺之丙吉治獄拒不納　上見之以其譏誅胡黨也因命刑部榜諭諸閱卷者併祭酒楊淞皆出胡黨惟三吾信稻及司憲爲藍黨爽及昌隆不與併宥三吾餘皆磔戮郊　謬進卷不行明白用筆此直

有惑　聖覽吏部奏發威虜安置四月初二日
恩宥取回郊降鴻臚寺司賓署丞諤降司儀署丞已
而御史劾奏皆連坐以死而彝及昌隆竟免焉詳
載濤福不臣榜中宋琮者字葛鍾吉安泰和人時
已拜御史黜為教官後又入為給事中左遷刑部
檢校以明周易嘗同考會試擢南京國子助教九
年考滿陞翰林檢討仍行助教事改任北監至正
統庚申九月致仕時年七十五歸鄉又數年乃卒
門人尚書劉廣衡謂其能脫刑僇享遐齡云

劉學士

劉學士三吾者長沙之茶陵人洪武甲子以儒士舉保赴京乙丑除授左春坊贊善戊辰九月
上御製洪範註成命序其後　聖覽批曰理道精詳始終無疵暢然哉由是陞學士辛未三年考滿吏部以老不稱職奏請降黜　上宥之給與半俸時年七十九矣明年　東宮憐其老令支全俸亦不辭也癸酉二月外孫單慶以府軍前衛千戶坐藍玉逆黨伏誅女良玉黥刺發漿洗房三吾坐是閑住明年九月還職乙亥奉　旨教趙署令子暹等寫字不如法使虎口握筆寫毋字先從右起

上詰之則對曰此王羲之趙子昂書法也出對句去
江面魚抛尺又以　御製詩句爲對句使難爲辭
上益惡其奸滑至是坐考官得罪　上特宥罪謫戍
焉嘗得其文集有三事皆可以徵　聖政者其一
曰武昌于子仁者洪武乙丑進士改參軍府庶吉
士出丞鄆縣改山東之昌樂任滿耆老保留即陞
知縣爲丞時同舊令入覲令坐不賑民飢當死乃
誣子仁子仁實未到官會設総里長吏證子仁當
連坐察司閱牘丞無押字當還職吏之母訴丞令
爲令君還署吏之子顧斬首法司曲議丞已在任

當如其吏罪大理駁之令不聽丞言故丞不押字安得與吏同罪竟得還署方欲行邑簿以貪墨繫都察院吏誣子仁子仁與對簿又服罪

上聞之召謂曰汝清強吏也賞賚之使還昌樂抵任未久青州官匠逋在昌樂子仁械致青州事相連及刑部行提於是耆老六十七人條列子仁治狀以聞　上察知子仁廉明凡所得罪非同寮汚衊則旁累見逮即陞青州知府賜衣一襲寶鈔二十錠其二曰洪武癸酉麗水何淑川知欽州所屬長墩鎮官林佛祖盤詰擒獲守禦百戶胡全之子與

家人私販番貨胡椒十八裹解人及椒至州時叔川方遣人逆其屬全令軍吏楊春賄以白金十八兩請免械送叔川拒不從竟械繫併所賄送廣東道御史問理既得實發審大理引奏

上喜其廉能依律犯者處斬仍籍全家銀兩悉賞叔川其三曰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吳興之南潯人父祐始徙姑蘇長洲之東蔡村人以汙萊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墾治有方潴洩有法由是富埒素封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

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拔甲馬軍者十務鑿所獻金乃已自是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宥壽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舉所知惟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玠父漢傑始徙家化周莊焉聖祖之奬廉能勵富室如此吏安民懷開太平於萬世信有由哉

邑俊升郡學

國初有司考較邑學俊髦升入郡學吾晉山周尚文林茂皆其選也二人於經術外皆攻詩尚文讀

書暑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訪與言昨宵有笑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眞鬼詩也因携卷去倐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也即昨鬼復至明矣人以爲鬼兆尋第進士筮仕不終豈鬼豫欺之歟茂嘗詠松云大夫眞氣壓曾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姮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後中鄉試官終五品蓋詩讖也

孝義家

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洪武中用稅戶人材

高皇帝由此道也時湖州富民嚴震直官至尚書其次丘顯及湯行之厲其家惟金華浦江義門鄭氏爲特異其先曰綺者有絕德父照坐死罪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祭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傳至文嗣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旌表門閭文嗣没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凛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須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輿論謂有三代風子孫從化馴行孝謹執親喪哀
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
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諸婦惟事女
紅不使豫家政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
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
有家範二卷行于世入 國朝自淵曰洧曰濂曰
湜皆以行誼聞 上召濂等入見問以治家長久
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 上深嘉獎之拜湜爲福
建叅議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
御酒肉其薰染如此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

家世孝友以聞　上遣官簡拔其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京選用曰濟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從　東宮丙子復選才聞右曰沂者召爲禮部尚書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旌表門閭曰渶者以宗長詣闕謝恩

當陛辭曰

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鄭渶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百僚卿士咸爲詩文以頌之

臣節忠謹

高皇帝奉若天道 刑亂國用重典洪武庚申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既伏誅乃大治黨與遂罷中書省陞六部爲正二品分理政務而命群臣各舉所知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無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于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王本李祐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嘗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逮立冬朔風驟寒以成冬令有勑獎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

弁賜　誥命及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而
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憂懼而死
於此見臣節忠謹之難也李祐安邑人龔斆貴溪
人杜斆壺關人吳源莆田人安然潁州人又有何
顯周內黃人多坐罪黜惟祐以老疾還鄉嘗主本
省鄉試甲子丁卯庚午連三科皆無所避嫌云予
按洪武二十年八月戊午遣國子監生郅敏周彬
以牲醴與祭通政使榮河蔡瑄諭文畧曰自昔君
臣相遇非徒臣之得君者不易而君之得臣者尤
難朕求多士以顯用之人各務私而不務公以致

亂政壞法者前後相蹈惟爾瑄起自儒生朕授喉舌之任命令出納少有乖謬隨即奏聞使有司肅然毋敢妄爲嬰疾弗瘳特命還鄉何期登途未遠即以訃聞今特遣奠并賜寶鈔二百五十貫仍免爾家差稅三年又洪武三十年七月甲戌遣行人童鏞諭祭故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虹縣唐鐸其文畧曰嗚呼大丈夫生世五福且備者鮮聞其人爾之於朕始友及臣今四十年矣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幽德有餘芳名顯著高位厚祿優游太平年已七十考終于家可謂備膺五福古今之所罕

有人生若此死何憾焉始終保全若二人者不多
見也惟鑷工杜安道起自尚冠郎終太常卿廚子
徐興祖起自典膳丞終光禄卿侍
上起兵吳越畧淮楚攻齊魯汴蔡以至統一天下三
十餘年出入內廷慎密不泄遇要官勢人如不相
識一揖之外不啓口而退故
上每稱忠謹必以二人爲言噫搢紳之徒無亦愧哉

詠初月

父老相傳 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頗偏
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穎出

夕懿文與之侍側　上命詠初月　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上覽之默然盖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也乃授鑰匣戒以臨難乃啓比得披剃之具及楊應能度牒出走無知者正統庚申春思恩土官知州岑瑛奏送還京

姓名相同

庚辰廷試王艮當魁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上遂擢廣第一賜名靖後復舊名與楊東里書約致

仕後拿舟往來及廣死楊憂與廣對酒聯句恍然夙約也詩有金螺瀟洒對芙蓉鷺渚漁洲窈窕通之句廣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憋憤數日卒按宋陳賈劾朱子人誚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詩盖祖此廣在內閣歌頌祥瑞以啓佛老大興楊實從慂之

綱常為治

至正甲辰天竺中印度僧板的達至燕元主受灌

頂淨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賜銀印號善
世禪師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許詣蔣山受
菩薩戒法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活佛
御製善世歌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壽遊方三年
復還蔣山依止八功德水賜金環茜衣　車駕臨
幸必造其室咨問法要屢賦詩有曰晨坐巖前觀
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蓋紀之也辛酉五月患足
疾死了無他異瘞天禧寺右塔而奎之富平丁玄
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
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

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明年春
超擢太常卿贈其祖茂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父濟
川布政使司右參政毋張氏贈淑人每大祀天地
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之應玄清奏對稱　旨益敬焉
一夕謂門徒曰我棄世去矣瞑目而逝年六十七
亦無他異二人者終非仙佛徒叨冒一時光寵耳
於是　上著論有曰聖賢篤守一定不易之道而
能身行之以化天下愚頑其道云何三綱五常是
也大哉　皇言與孟子經正民興之旨符矣故我
國家以綱常為治終不惑於異端者寔本諸此

御寶文移

南京禮部有　御寶文移庚辰十二月初十日

勑諭朕聞有天下者之有寶所以昭大信示傳承也

然中古傳記莫考自漢以來始因傳國璽演而為

六唐宋又益以鎮國定命受命諸名厥數愈繁矣

我　朝國初嘗備用之後復中正朕承序之初因

得貞王協于異夢受命之符遂考古典乃造為大

寶以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為

文定名曰凝命神寶惟以鎮國寶藏因而備造六

寶以復近古之制并皇帝奉天恭理制誥勑命四

寶及精一執中御府丹符二圖記凡十有三皇帝之寶詔赦用之皇帝行寶命將出師用之皇帝信寶徵兵用之天子之寶詔四夷用之天子行寶賜四夷物用之天子信寶徵兵四夷用之奉天之寶郊禋用之恭禋之寶封印香合用之制誥之寶制諭誥文用之勑命之寶勑諭勑文用之精一執中手書用之御府丹符封記符號用之所以備一代之制傳子孫于永久也爾禮部其宣教天下使明知之此史之闕文也

雙槐歲抄卷第二

雙槐歲抄卷第三

三丰遯老

璚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三丰遯老張玄玄詩也玄玄名全一或曰通一三丰其號也世呼為張邋遢或謂寶雞人或謂遼東人手姿魁偉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中執方尺無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有問之者終日不答

一語及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三五日或兩三月始一食然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鼾鼾如常時人皆異之洪武初入武當登天柱峯徧歷名勝使其弟子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巖劉古泉楊善登住紫霄乃自結草廬於展旗峯北曰遇眞宮古草菴於黃土城曰會仙館令弟子周眞得守之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明年

高皇帝遣三山道士請玄玄造　朝了不可覔或謂在青州雲門山洞窟中永樂初

文皇帝累遣使求之以給事中胡公濙徃徧物色之

不能得十年二月十日致書曰

皇帝敬奉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眞仙渴

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徧詣名山虔請眞

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

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

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夙駕惠然降

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三月　日

詔道士虛玄子孫碧雲者徃武當於玄玄舊遊處建

道場冀有聞焉

御製詩賜之曰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雲邊一卧知幾年懸崖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所累飢食瓊芝渴乳泉鍊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徹玄中玄高奔日月呼紫烟絳宮瑶闕長周旋五華靈芽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神公右白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窈冥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峯下俯飛鴻翼丹丘羽人常往還紅厓亦松舊相識只今邂逅契心期青瞳緑髮烟霞姿洞天福地游欲徧逍遥下上縣虬螭君遇真仙張有道爲言竝竢長相思詩意

拳拳於三丰也碧雲亦受命於武當之南巖修煉以異見之

聖孝瑞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丰　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

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
五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
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蕆事之始至於竣事
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
集一夕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
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
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
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

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

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

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

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

獅象文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

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嘉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

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嘉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剎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劉伯川善觀人

泰和劉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中年尚有田數十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遣臧獲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椽僅蔽風雨而已暮饘粥休休如也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欵

洽焉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邪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登第爲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胡貞女

永樂初學士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太宗皇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
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數月而貞女果生因名吉慶
奴以 上所料也遂訂盟縉子禎亮未幾解氏遭
高煦誣譖舉家戍遼欲使貞女改適女竊入室以
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
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
父何用生爲越數年洪熙改元特宥解氏禎亮歸

娶女既歸解氏事二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病不離牀席十餘年雖浣滌穢汚皆親爲之且知書史性柔愍側室子女視如己出卒年八十五嚴有此貞女然建文權爲狀元乃棄之若弁髦何也無亦愧其女耶

史孝子

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于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携五常北返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

我亦盡婦道矣後母没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爲白於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歛櫬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錦川梅應奎贈詩云河北史孝子萬里來廣州暮投和光寺慘淡如羈囚相見不肯言哽咽涕泗流侵晨趨相府長跪述所由兒昔方七歲嚴親此宦遊三年佐風憲長貳資良籌嚴親忽

亡逝母氏深懷憂陸行乏輿馬水宿畏蛟亂舁棺寸步難何以歸故丘禪關有隙地乞土寄一坏母子孤且煢粥饘從歸舟還鄉理先業薄有舊田疇兒年日已壯痛父骨未收忍離母膝下母望倚門愁向來蘐花隕喪葬事已休即爲嶺表行不與妻子謀路苦焉足恤到來述所求門巷非舊日顧瞻林木稠重泉深且閟躑躅空夷猶上官幸惡憫庶得志願酬言訖即攜泣感動仁公侯霜簡發嚴令通衢廣尋諏父老四五人指示東墻幽發極見青錢棺底昔所投黃金與白璧次第歸余裯孝子悲

且喜勝獲千琳璆稽首謝蒼天伏地禮比丘拜辭烏府舊金帛仍相周山川耿南北何暇畏阻修親寃既安妥祖隴茂松楸孝子亦年老華髮風颼颼誠心格穹壤孝行徧遐陬我作短歌行送別南海頭瘴癘不爾毒盜賊不爾仇安行至鄉里嗟哉誰與儔願爾增壽考在世百春秋願爾賢子孫世業治箕裘以永敦澆俗芳名千載留今按廣州志和光寺在南海西南街鄉人以祀六祖者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光孝寺梅應奎作應魁云

冷協律

冷協律起敬譙隱居杭州吳山頂上曉音律善鼓琴飄飄然有塵外之趣　國初授太常司協律郎洪武元年五月　詔校正音樂太常少卿陳昧翰林學士詹同侍制王禕與起敬及儒士熊太古等定郊廟諸樂章起敬裁定爲多劉伯温基集云舊在杭時爲起敬賦泉石歌亂後失之今起敬爲協律郎邀予寫舊作已忘而記其起三句更足成之其歌曰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吟太陰風動天初聞涓涓響林莽悄若玄霄鬼神語玲然穿崖達幽谷竿籟

颼颼振喬木來懷帝子來瀟湘瑶環瓊珮千嗚璫
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疑啼鳳凰還思媧皇補
穹碧排抉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溟玉井氷
澌相戛擊三門旣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
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揵尾驚蒲牢倏然神怪歸寂
寞殷殷餘音在寥廓鮫人淵客起相顧江白山青
烟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叔夜廣陵無續絃絶倫
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州
正繁華箏笛沸晨莫兜離漫矜誇子獨徜徉泉石
裏長日松陰淨書几取琴爲我彈一曲似鞹滄浪

洗塵耳否往泰 水逢

聖明有虞製作起 莖英和聲協律予能事罔俾夔摯專其名自伯温語意觀之既素與起敬舊相識則其人必有居址杭志以爲錢唐人 理或然也世傳起敬有仙術有告以貧乏者畫壁爲門門有鶴使細觀之則門啓而入得金寶以歸而遺其引蓋

朝廷内帑也守者得引以告逮其人至遂株及起敬起敬既至京師隱身入板壁中逮之者鑿壁以獻猶應對作聲既而莫知所在又傳所繪蓬萊仙奕圖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遯老䟦以遺太師淇

國公丘福者謂冷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子其號也然洪武中三年既遯去永樂初文皇帝遣使求之不獲丘淇國乃靖難功臣日侍左右豈敢隱匿不告豈神仙蹤跡固不可測歟壬辰乃永樂十年即旁求致書之時也豈流傳訛舛而然歟漫識之

姚少師

姚廣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披剃爲僧名道衍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冊刻意爲詩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云水灔接橫塘花多礙舟

路波紅晴漾日沙白爽棲鷺緑汀漁網集隔浦菱
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暮京口覽古云譙樓
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
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
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味其詞
旨識者知其非緇流也壬戌九月　詔選高僧分
侍諸王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遂預靖難之功
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
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復其姓名賜　勑諭曰卿秉
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有年歲朕靖難之

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
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夫太子天下之本
也必賴啓迪匡正輔成德器卿尚勉盡厥職副朕
眷倚之重欽哉自吾世遽長宮寮亦具數也後
太孫初出就學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復令廣孝
及翰林內閣之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吏
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於武
英殿奏　旨給與誥命封贈於是祖菊山父妙心
俱贈資善大夫　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
身凡五道蓋不啻妾嫛妻故遺蘇人云廣孝既貴

後嘗奉 命賑濟還吳吳有隱士王光庵先生者與之有舊往詣之先生閉門不納凡三往乃獲見先生無他言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又往見其姊姊亦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乃僧服而往始納之一拜後姊不復出戊戌三月廣孝病篤
上駕幸其第問後事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乃曰僧洽南洲在獄久矣 上即日出之卒年八十四贈榮國公諡恭靖

長陵八駿

太宗八駿圖其一曰龍駒戰于鄭村垻乘之中箭都

指揮丑丑㧞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乘之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兒㧞其三曰烏兔戰于東昌乘之中箭都督童信㧞其四曰飛兔戰于夾河乘之中箭都指揮猫兒㧞其五曰飛黃戰于藁城乘之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㧞其六曰銀褐戰于宿州乘之中箭都督亦賴冷蠻㧞其七曰棗騮戰于小河乘之中箭安順侯脫火赤㧞其八曰黃馬戰于靈壁乘之中箭指揮雞兒㧞學士劉定之詠焉蓋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按八駿始於穆滿後千餘年復見於唐太宗我　長陵馳驅西北

濟世安民適相符合如此

柳庄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也五世祖子誠宋知臨安府始家鄞焉廷玉幼喜觀書壯益爽秀嘗游東海普陀洛伽山僧有別古崖者善相見而悅之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給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於暗處使辨之又夜縣五綵絨線牕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所試皆中然後授其術且曰子後當出我右慎勿妄洩也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坐對求相者數

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參以所生年月而吉凶之徵有若符契浦江戴九靈良爲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建文聞其名初位東宮即召見使相焉廷玉言害氣在西北方人當豫防之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司正蔡禮齎幣徵聘戊寅三月至北平太宗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龜文有雙黑痣年交四十髯過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道衍室宴賚無算

謀必預焉已卯遣歸七月至淮安而靖難起事矣至家爲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赴京師 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以進

壬午六月

太宗登極命千戸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太常寺丞其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司少卿家本旗手衛軍 詔開除之庚寅十二月卒 賜葬祭有旨令姚廣孝誌其墓云

金尚書際遇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于榜

廊下哭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遼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哭益悲哀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欽戍爲族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表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因代償其酒價又貸米二斗贐之臨行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其濟者病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其人如其言果瘥驚以爲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匱乏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問以靖

難卜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
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表
上又召之後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
無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追贈少師謚忠襄子達
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應官寔自此始其
際遇亦奇極矣

甲申庶吉士

永樂甲申會試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乙丑
例也殿試首甲曾棨周述周孟簡三策皆有 御
批二甲前數名俱刊策而附讀卷官姓名批語於

後選庶吉士入翰林則刋策者皆在且分二等作
文者楊相王訓王直吾紳劉子欽彭汝器章朴熊
直王道盧翰柴廣敬余學夔洪順段民沈升羅汝
敬宋子環周忱秦政學徐安周文李寧張徹歐陽
俊梁任曹景輝陸孟良蕭省身劉孟鐸張宗璉田
忠曾與賢洪鍾陳滿蕭清劉紹林鳳張憲殷尋嚴
光祖余順孫子良李昌祺余敬蕭寛褚讓獨孤樂
善陳士啓曾慎魏騏吳惇習字者王英湯流余鼎
孫奉李求年皆文從七品俸以二甲進士也作文
者章敞倪維哲李時勉陳敬宗袁添祿楊勉李貞

江鐵許琮王仲壽李迥楊燦李衡陳綱董鏞劉子
敬陳伯恭陳資[illegible]趙曾劉剛龍儀趙濟劉澄黃陽
趙理漆霽韓肅史彬趙琰徐觀樊靜曹彥昌田堉
王宅葉貞陳興俞禮趙濤恭潘中徐聆胡秉彝周
志義俞益曹睦陽儀鳳譚原性陳旭羅慶富邢旭
曾恕習字者袁通周遂鍾旭彭禮戴弘演皆支正
八品俸以三甲進士也凡百有十一人選首甲三
人二甲楊相至羅汝敬王英至余鼎三甲章敞至
楊勉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進學文淵閣而
周忱自陳亦與焉餘八十五人惟於本院侍選而

已每月奉　旨賜讀書秀才曾棨等燈油諸費而
恍不與次科丙戌首甲林環等三人及三月二十
日覆考舉人周翰監賜　賜冠帶支教諭俸俱與
曾棨等同讀書月賜亦如之而文翰優等庶吉士
朱瑨等十三人不與其後進學內府者凡六年惟
王直王英余學夔余鼎羅汝敬彭汝器授修撰餘
多為刑部主事至戊戌六月侍讀李時勉侍講陳
敬宗皆以刑部主事改而周監二舉人僅三年得
授典籍蓋史館清華官不輕授如此
洪恩靈濟宮

永樂丁酉二月建洪恩靈濟宮于北京皇城之西祀徐知證及其弟知諤初其父温事吳楊行密及温養子知誥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昪是爲南唐封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嘗帥兵靖盜閩人德之立生祠于閩之鼇峯累著靈應然温公通鑑書知諤爲南唐鎮海節度使無中書令梁王卒謚曰懷而知證無可攷蓋皆没而爲神者也宋高宗賜祠額曰靈濟入 國朝靈應尤著有道士曾辰孫者扶鸞則二神降之

文皇帝遣人禱祠輙應間有疾問神神降鸞書藥味

如其法服之每奏奇效辰孫大被　寵賚因請建

宮加額於是封知證爲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

護國庇民洪恩真君知諤爲九天玉闕宣化扶教

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真君江饒[illegible]府文故仍命禮

部新鰲峯之廟春秋致祭給灑掃五戶

御製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產英靈爲世傑出入幽明

猶一蜺生著動勞保既粵没爲明神崇偉烈亦不

稱其爲仙真也嘗遣禮部尚書往鰲峯易其真衣

謂之掛袍頒大勞費後乃改遣太常寺官焉

營建祥異

文廟初嗣大統即 詔以北平為北京每巡幸稱行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鄉試永樂四年七月文武群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於是命官採辦大木十四年十一月以營建重事乃命群臣會議皆以為宜十五年十一月癸丑建立 奉天殿乾清宮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祥雲瑞靄絪縕流動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冰凝異瑞體具諸像至己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閣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

度宮莊映　上令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匠群目共睹禮部於是行翰林院撰表壬申群臣稱賀十九年正月　郊社宗廟　宮殿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仍稱行在是年四月庚子

奉天三殿災

上承　天心仁愛兢懼靡寧於是大赦天下　詔求直言　勑尚書蹇義等偕給事中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而言事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皆陞知州主事蕭儀言尤峻直

上曰方建都時朕於大臣會議非輕舉也幸賴夏原

吉匡救反災爲祥求享于休大豈無自哉正統辛酉始定爲京師革行在之稱云

觀燈應制

永樂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壬辰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爲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

上聞遣中官賫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爲賢母懽也自是　車駕駐兩京皆賜觀燈宴

上或御午門示　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說之賜以羊酒鈔幣時詩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爲

工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萬花新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及詞臣其二紫禁疏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炬綴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過玉階前其三劒珮青霄近峯巒翠閣重花明金幄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遥聞歌吹發五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宵朗鑾輿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來銀河隨十轉珠闕倚天

開歡洽春聲徧恩從淑氣回願歌魚藻詠長奉萬
年杯
駕馭文武
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文則藩
臬武則衛所內外弛張使　恩威莫測惟
文廟爲然永樂初擢前工部右侍郎張顯宗爲交阯
左布政使右通政無中允儀智爲湖廣右布政使
十年十二月擢進士周文褒爲河南左布政使黃
澤爲左叅政陳祚爲右叅議監生梁通爲河南按
察使進士楊政監生劉智爲副使十一年四月陞

兵部右侍郎徐銘爲山西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張春爲右布政使鴻臚寺右少卿王玘爲山西按察使十八年閏正月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顒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

文星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文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數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七年二月御史

林道許信于賢以在任平常送秦寧侯處爲辦事
官至卜九年正月二十一日陽武侯薛禄於
奉天門口奏三人辦事勤謹今十二年矣奉
旨送吏部還職文有發充交阯為吏如給事中羅亨
信者或充驛夫者後皆復官不能盡記也武官子
弟襲職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俸逾
二年復試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
試不中發充軍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
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外不准襲令為民
永樂中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

試不中戍烟瘴之地以警勵之行五年而復舊例其以奉天征討得功者謂之新官子弟年十六承襲且免比試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視舊官優厚甚矣

臨洮本貫

永樂甲申七月改陝西右布政使杜智爲左而以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恭代之入謝以本貫辭弗許詩選一能者往察之問禮部尚書呂震擧主客郎中吳江平思忠遂擢參政思忠起家縣吏精敏機譎其養子安私以紗羅度潼關爲把關者所

發時恩忠他出恭命收而勿籍待其歸付馬恩忠感愧不復敢言其矯父之恭竟坐罪謫陝西行都司辦事官辛卯十二月 上念恭洪武中近臣被黜於建文時特宥之復其原職又許廓者家開封之襄城貢入太學累官工部左侍郎奉勅巡撫河南時流民甚衆亟奏蠲積年逋賦減免丁夫禁豪右逼索私負於是民漸復業還
朝陞兵部尚書降 勅獎之樊敬字守一兖州郓城人丁丑再試進士永樂中為左通政鎮守濟寧以行軍司馬行事陞刑部左侍郎三人者皆臨淄本

貫亦異事也

周憲使

吾廣南郭外有髙第里周憲使新家焉初名志新己卯鄉舉入太學筮仕大理評事改御史受知於
文皇帝嘗呼爲周新因以志新爲字彈劾不辟權要人呼爲冷面寒鐵永樂元年廵按福建奏言朝
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隷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

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
得淩辱遇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於府治
行禮開讀　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
都司毋與　上悉從之二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
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
監候詳擬往復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
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
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
之患上不負寬恤之恩矣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
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决者許收贖燕

民大悅三年九月陞雲南按察使境中有虎害爲

文告城隍湏史得虎格殺之初來時道上䗲蚋迎

馬而聚尾之見一㫘尸惟小木私記在收之及履

任令人市布得相同者鞫之即刼布賊也悉以其

贓召給布商家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六年

三月改浙江有寃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

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寃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

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

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寃魂

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欵服人稱爲神明一

巨商遠回未抵家 哭恐爲人所圖潛以其貲埋一祠石下至家妻[illegible]之告以故明日掘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盖歸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會夏秋霖潦窪田盡没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覆驗 上即命戶部覈實蠲免時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緝事犯贓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時方進須知至涿州

上命官校逮新既至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

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　上怒命僇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　上尋悟其寃顧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稱枉者再後紀綱坐罪伏誅其事益白同里彭參政森作傳謂　上嘗見有衣紅立日中者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言巳不見　天顏憮然楊都憲信民巡撫時其夫人猶在貧居如洗每賙以俸給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不及也

龍馬

永樂庚子十二月青州府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牝馬常浴于清水潭雲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膪肉鬣龍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　廷文武百官表　賀以爲龍馬按宋學士集洪武四年六月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者產自貴州養龍坑與此相類蓋乾象飛龍坤象牝馬陰陽配合繫理之常者耳

玉簫宮詞

臞仙宮詞曰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

曰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晩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遶亮月明中是時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朝鮮人權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 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朝鮮國王李芳遠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寺卿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貢女不復至
聖德剛明不為蠱惑如此

首甲硃書

永樂甲辰進士邢寬第一梁禋第二孫曰恭第三首甲姓名皆硃書前此所未有也先是讀卷官奏

以曰恭為狀元　上以其名類暴而易以寬相傳
文廟謂曰為曰楊士竒以曰對問何以知之曰臣聞
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以是知之榜出人以
硃書之異喧謂三人者必大用也然禋終編修曰
恭終侍讀景泰壬申寬以侍講起復適南京掌院
負缺吏部推寬　命以本職往涖　內閣奏言寬
學行老成使以屬官從公卿後事體未便乃得陞
侍讀學士甲科至是將三十年矣竟終于五品

古註疏

經書註疏語仁者靜孔安國曰無欲故靜周子取

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以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樂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自修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有取焉自永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易變易也陰陽不測謂之神神无方而易无體故七八不變則有方體也九六變則无方用也乾言用九坤言用六以為諸卦占例晉韓氏康伯註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有四策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是則二十有八策為七三十有二策為八其不用可知宋沈括始以過揲之餘三少為乾老陽兩多一少則少者主之為震坎艮少陽三多為坤老陰兩少一多則多者主之為巽離兌少陰朱子本義與筮儀徵

有同異故易學啓蒙列圖明之皆猶括說也然韓
氏易簡得繫辭之旨矣

解氏兄弟

士君子敬愼其身貨利逸遊不可以不戒吉水解
綸解縉者從兄弟也洪武戊辰同登進士綸為禮
部主事始以多占官房賃與客商買賣取覓錢鈔
犯該充軍　上宥之矣已而私出門禁收買[illegible]粲
疑忌　朝廷不帶家小累有還職尋改應天府學
教授乃因雇子糴米嚇取鈔貫索賸夫買辦什物
為生員訐告二十七年坐罪誅死縉文學書札高

出一時爲中書科庶吉士授御史坐輕脫謫河州吏建文召爲文淵閣待詔永樂初爲學士更名薦已而復舊其輕脫猶故也在內閣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參議尋有言其漏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阯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二人遂共趍廣東娛嬉山水奏請鑿贑江以便往來

上怒徵縉併偁下獄俱死獄中嗚呼兄弟同登甲科世所奇也然一死於貨利一死於逸遊可不戒哉

觀物吟

客有手一鉅編贈予者乃錄本觀物吟也作者爲

道士鄧青陽羽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卧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幽鳥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於詩也予愛其一絶云人生天地長如客何獨鄉關定是家爭似區區隨所寓年年處處看梅花其中所存可槩見已隱居在武當山之南巖永樂中不知所徃人以為仙去

雙槐歲抄卷第三